



# 如果当初 我勇敢

天爱 著

你是我心底的花、眉间的痕，是这寂寥人间仅有的温存。  
如果当初我勇敢，幸好我们曾遇见。

一个是不会说话的才女编剧，一个是患有脸盲症的投资人。  
他们带着目的接近彼此，却成为此生最挚爱的陪伴。



# 如果当初 我勇敢

天爱 著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如果当初我勇敢 / 天爱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8225-0

I. ①如… II. ①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69065号

---

书 名 如果当初我勇敢

---

作 者 天 爱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策划 石 颖 唐 婷

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编辑 唐 婷 朱明迪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毫米 1/16

字 数 200千字

印 张 16

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,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8225-0

定 价 26.80元

---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 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## 楔子 为我们的女孩 / 001

为了我们的女孩，不管她在天边、在火海、在别人的怀里，或者她已经死了。

## 第一章 有病，得治 / 004

一兮什么都好，只可惜是个哑巴。

## 第二章 谁比谁狠 / 020

在这烦嚣的城市中，谁人不是，身不由己。

## 第三章 你究竟是怎样的 / 037

感情这东西，谁知道真假，是我不该在你身上奢望爱情。

## 第四章 我喜欢你 / 052

成年人之间互生情愫的事情，本来就是含蓄又热烈、隐晦而张扬的。

## 第五章 掌心的温度 / 067

我有时候想想，你不会说话，也挺好的。

## 第六章 边陲惊心 / 081

其仪一兮，心如结兮。

## 第七章 如果我们在一起 / 098

她艰涩地开口，念他的名字：“严……凉。”

## 第八章 学说话的顾小姐 / 116

我在想，如果至死也没有吻过你，那真是太遗憾了。

# 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## 第九章 原来你也受过伤 / 132

因为是这样的你，我开始试着，接受你，喜欢你，爱上你。

## 第十章 故老时光里 / 147

当一个人无比笃定自己要做什么的时候，他就无所畏惧。

## 第十一章 我想要的爱情 / 159

我想要的爱情，没有背叛和猜忌，不能全给，则宁愿没有。

## 第十二章 命中过客，忆中常客 / 174

君若负我，断子绝孙；我若负君，人之常情。

## 第十三章 深入骨髓 / 188

我、很、传、统！

## 第十四章 如果这都不算爱 / 203

从此我爱过的每一个人都像你。

## 第十五章 没有选择的选择 / 220

因为你爱他。

## 第十六章 上帝作证，爱无穷尽 / 234

你是我心底的花、眉间的痕，是这寂寥人间仅有的温存。

## 楔子 为我们的女孩

为了我们的女孩，不管她在天边、在火海、在别人的怀里，或者她已经死了。

上御，A城著名的销金地。

一个穿着黑色衬衫的男人独自坐在角落里，前方的桌子上摆了好几瓶价格不菲的洋酒。他双眼透着微醺，伸手去拿桌上的酒杯，却没有拿稳，酒水倾倒，眨眼间他的袖口已满是酒污。

不远处的莺莺燕燕窃窃私语：“啧啧，可惜了那件衬衫，好贵的。”

“最喜欢这种重金买醉的人了，真该狠狠敲一笔。”

“敲一笔太亏。穿这么值钱的衬衫，说明这个人一定更值钱。”说话的女孩子拉低了领口，露出一片如玉的洁白，“你们不上，我可上了。”

慢了一步的人心下嫉妒，面露鄙夷：“可别一抬头，长相把你吓着。”

那女孩盈盈一笑：“我胆子大，不怕。”

不料她刚跨出一步，就被人拉住了。

女孩一怔：“苏经理？”

“没眼色！”被唤作经理的女人白了她一眼，“你也不看看那是什么人，你这么过去，和投胎有什么区别！”

那女孩脸色一僵，辩解道：“他一直低着头，我怎么知道他是谁？”

“你不会察言观色吗？”经理指了指前方，一个穿着休闲衬衣的英俊男

人拿了杯橙汁，正往那个失意的男人走去。

“那不是电视上那个主持人吗？叫谢什么……”

“谢斯南。”经理意味深长道，“很明显他是那个人的朋友。他们这种地位的人，你以为靠着胸脯二两肉能勾搭到？”

女孩露出一副知难而退的神情：“谢谢苏经理提点。”

她乖巧地退到一边，趁人不注意的时候，眼神偷偷往那个角落瞥去。

谢斯南此时已经脱下了西装外套，随意放在椅背上。他将橙汁推向桌子另一边的人：“严凉，你至于吗？”

穿黑色衬衣的男人微微抬起头，灯光下，他的五官棱角分明，如果不是过于消瘦，会是一张极好看的脸。

他将橙汁一饮而尽，也不换杯子，直接又倒满了酒，看向谢斯南的时候，眼中露出隐隐的痛色：“她怀孕了，永远不回来了。”

“梁景衍的？”

严凉苦笑起来，眼睛里全是红色的血丝：“是我的我能放她走？”

谢斯南把自己的杯子也倒满：“陪你喝。”

两人碰了碰杯子，一口见底。

谢斯南快严凉一步拿起酒瓶，再度倒满，又招呼服务员上酒。

严凉拿杯子的时候，看到谢斯南的脸色，终于拉回了一些神智，有些后知后觉地问：“你是不是想小北了？”

谢斯南听不得这名字，瞬间眼角就闪起了水光，他闷头一口酒下肚，硬生生把眼泪憋了回去。

“对不起。”严凉低低说着，自罚似的连喝了两口。

谢斯南几杯酒下去，双颊已经泛红：“说实话，我真羡慕你啊严凉，至少，顾一兮还活着。当初小北和殷思源结婚，我也绝望，但想想这世上将会有个和小北长得很像的小孩子出生，我又觉得这也挺好——所有我不能给她的，殷思源都能给。我还给那孩子买了好多玩具，可没想到……”他抬手抹了抹眼角，自嘲道，“我这样子是挺难看的，但真忍不住。小北不在了，一想到这个事实我就忍不住。”

严凉怔怔然看着他，酒精在这一刻上涌，他只觉得头昏脑涨，眼前顾一兮的脸却无比清晰：“这么说来，我还是幸运的。对不起啊，小北的事情，我都是后来才知道的。”

他觉得自己一定是喝醉了，不然为什么要对着谢斯南连说两次对不起呢？但他下一秒就原谅了自己，就不管不顾放纵这一次吧，只这一次：“来，我们今天把酒喝光了，以后就再也不喝了。”

谢斯南拿起杯子：“为了我的北北，也为了你的顾一兮。”

“干杯！”严凉喝酒不上脸，反而越喝越白，他惨白着脸色，含含糊糊地说着，“为了我们的女孩，不管她在天边、在火海、在别人的怀里，或者她已经死了。”

## 第一章 有病，得治

一兮什么都好，只可惜是个哑巴。

“一兮，我知道你不喜欢待在剧组里，这次真算我拜托你了，帮个忙吧。你也知道这个本子我们做得多不容易，资方既然都愿意投这么一大笔钱了，制作环节尽量就少打折扣。”

明亮的客厅里，外表儒雅的中年男子对着沙发几乎讲到吐沫横飞。

“上午的制片会议你也听见了，照现在的进度很多戏都得缩减，有些大场面也得删，前前后后要随机改动的地方不少。我跟你对剧本是最熟悉的，换了别人跟组我也不放心……”

顾一兮蜷缩在巨大的单人沙发上，抱着电脑聚精会神地打字，似乎对徐正之的苦口婆心置若罔闻。

徐正之双手叉腰，缩了缩鼻子，拿出必杀绝技，猛地凑到顾一兮面前：“一兮啊，你有什么条件随便提，钱的方面也好说。”

顾一兮看他一眼，随即低下头，继续噼里啪啦地打字。

“咳咳，昨天我和导演提了沈临西，让他演林长清，问题应该不大，你不是挺喜欢他的嘛，要不让你们住对门？”

顾一兮又敲了几个字后，再次抬头，同时将电脑屏幕对着徐正之的脸。

文档上打着几行字：

- 1.我住单间，要安静。
- 2.晚八点到早八点，不能有人敲我的房门。
- 3.我尽量配合制片组和导演组，但我认定不能改的地方，就一定不会改。
- 4.每集稿酬多加五千，首轮回款我要百分之二。
- 5.喜欢沈临西的是顾婴，我连他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。

徐正之看到稿酬那一行的时候，几乎泪目：“你这是趁火打劫啊。”

顾一兮的要求，前两项都没问题，第三项问题也不大，唯独第四项，真是活生生地从徐大编审身上刮一层皮。

圈内都知道，徐正之此人爱钱如命。顾一兮跟着他多年，清楚他对底下人还算厚道，该给的钱一分不落，但多余的却是一毛不拔。这部电视剧投资六千万，徐正之的编剧费用是四百五十万，算入总投资折合成百分比就是百分之七点五。按照惯例，徐正之只用分少部分钱给手下几个小编剧，剩下的大头都是自己的，但这次顾一兮竟然开口就要走百分之二。

这要放在任何时候，徐正之都是不会答应的。可徐正之闻名圈内的另一件事就是惧内，他两个月前就答应了陪妻子去环游世界，在这个出门的节骨眼上，打死他也不敢跟妻子说不去了。

思忖良久，徐正之哀叹：“好吧好吧，这钱与其给别人赚去，还不如给你。那就这么说好了，这几天你就收拾一下。”

顾一兮淡淡一笑，也不见得有多高兴。

徐正之还在一边小声嘀咕：“丫头片子，我身上这么多优点，你学什么不好，偏偏学抠钱！”

顾一兮并未回应，兀自埋进沙发，盖上毯子，睡觉了。

徐正之看着顾一兮那副无所谓的样子，气归气，可想想她年纪轻轻的，还要养活一个孩子，还是不由得有些同情，心道：一兮什么都好，只可惜是个哑巴。

顾一兮说到做到，第二天就拎着个小行李箱住到剧组驻扎的宾馆。宾馆位于A城郊区，地方稍显简陋，出行不便，好在居住设施齐全。

没想到，住进来第一晚就有人敲门。

顾一兮很是不悦，看来，晚八点到早八点不准敲门的要求，并未被认真传达。

来人约莫三十出头，穿运动装，戴鸭舌帽，看上去很年轻，且是帅哥。顾一兮的第一反应是，这是个想要加戏的演员。

那人见着顾一兮，先是一愣，继而说道：“你是徐编派来驻组的编剧顾一兮小姐吧？冒昧打扰了，我是唐一隽。”

顾一兮有些惊讶。

唐一隽，近些年在影视圈风头正劲的新锐导演，也正是这部戏的导演。

唐一隽斜靠着门，看着顾一兮，颇有些居高临下的架势：“我开门见山地说，剧本里有几个大场面的地方，制片人可能想删，请你一定帮我保留。”

顾一兮听完，淡淡一笑，回身走到房间里的书桌前，拿起纸笔，开始写字。

唐一隽在门口等了片刻，顾一兮回过身，递给他一张印着桃花水印的纸笺，上书一行小字：“我就是一个小编剧，你认为我有能力帮到你？再者，我并不善于说服别人。”

唐一隽的眼神扫过纸笺，又复杂地看着顾一兮，道：“抱歉，我忘记徐编说过的，你……不会说话。”

顾一兮看着他，不动声色。

唐一隽稍有些尴尬，但是很快又想起自己此行的目的，道：“剧本第二集第六页，女主角第一次和男主角的全家照面，上午会议上说要把这段戏删减，我认为不妥，整场戏八个人，贯穿全剧的人物有六个，从演员成本上来说，不会增加多少。第五集第二十八页，制片人说要把地点改在主场景，也没必要，那个外景根本花不了多少钱，但是成片效果大不一样……”

顾一兮唰唰又是几笔，拿起纸张，给唐一隽看：“制作成本，与我无关。”

她随即准备关门。

就在房门被关上的前一刻，唐一隽的脚突然伸进来，挡住了门。

顾一兮微微皱眉。

唐一隽扣着门，语速飞快道：“第七集第八场，男女主角爬窗户的戏，是他们情感的一次增进，应怀悉在此前完全不了解方阙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这一晚，他们偷偷溜出应家大院，第一次对彼此有一个全新的了解，在情感主线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，这场戏，绝对不该删。还有第十八集，得知应怀悉没有死，方阙如第一次对这世界起了彻心彻骨的感激，那段独白尽

管冗长，但不乏味。如果是都市剧，我同意删除，但这是一部民国爱情剧，这一段对情感的铺垫和人物的塑造都非常必要，起码我是看了这一段，才决定接这部戏的。”

顾一兮打开门，落笔写下两个字：“请进。”

唐一隽莞尔一笑：“那我们好好说戏，我让助理送点吃的过来。”

时钟指向九点，不早不晚，正适合夜谈。

剧名《故老时光里》，讲述民国茶商世家的庶出少爷和一个破落贵族小姐的爱情故事。唐一隽起初并不喜欢民国剧，难得的是这本子没有大起大落的狗血剧情，很是隽永绵长，意味无穷。

刚看完剧本，唐一隽就想找编剧聊聊的，未曾想这编剧比自己预想的年轻许多，更未想到，她虽不能言，却完全无碍沟通。

聊至深夜，桌上已是厚厚一沓纸，唐一隽觉得顾一兮似有困意，正要起身告辞，外面就传来敲门声。

他的助理小壮在外面说道：“导演，资方严总带着时亦欢老师来了，说是想见见您。”

唐一隽的眉目微微有了些变化。

时亦欢是这部戏的女二号，现年三十，模特出身，后走红于歌坛，曾红极一时。

五年前，一起车祸让时亦欢面部毁容，当年闹得沸沸扬扬人尽皆知。后来当事人选择退出娱乐圈，移居海外。

果然时光能洗刷人的记忆，五年过去，她何去何从，再无人问津。

直到一个星期前的制片会议上，当众人对女二号的人选游移不定难做抉择的时候，制片人钟珩拿出了他的杀手锏：“当年的玉女掌门人重出江湖了，她长得漂亮，戏好，要价不高，曾主演四部电视剧、两部电影，每一部都是高收视、高票房。”

众人纷纷纳闷，当今演艺圈，还存在这样的人选？

钟珩将时亦欢的照片放上屏幕：“你们看看，这个人，是不是很眼熟。”

众人看了照片，美则美矣，可这人……真的不是新人？在座的，竟然没有人能认出是谁。

钟珩狡黠一笑：“这是时亦欢。”

众人震惊过后，方才恍悟，时亦欢，当年的小天后时亦欢，整容了。

单凭这一点，就能引起新一轮的热门话题。

用她，何乐不为？

于是女二号就此敲定。

唐一隽本欲起身告辞，不料门一开，外头的人已经笑着走了进来。

“一隽，好久不见。”时亦欢嗓音质地温润，又透着股道不明的娇媚气息，听来教人难忘。

唐一隽对她微微一笑：“确实好久不见。”

他们曾经合作过几部影视剧，当时时亦欢是女演员，唐一隽是摄影师。如今五年过去，人事已非。

顾一兮整理完桌上的物品，回过身的时候，正见唐一隽和时亦欢交谈。

时亦欢身边站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高大男人，他大半个身体还在门外，面部隐藏在黑暗中，看不真切。可就这虚虚实实的一瞥，让顾一兮的手，猛地一紧。

时亦欢语气轻快道：“一听说是你导这部戏，我就跟严凉打赌，他这回绝对砸不了。”

唐一隽谦虚道：“俗话说，电影看导演，电视剧还是要看编剧。”

时亦欢道：“写得不好的本子，你不会接。”

“这真是要捧杀我了！”唐一隽爽朗一笑，“来，介绍你们认识一下。严总，这是我们的编剧顾一兮。一兮，这是资方的出品人严凉严总，这是林卿辰的扮演者时亦欢。”

三人往里走，顾一兮这才看清时亦欢的长相。那一刹，如遇惊雷，竟是直愣愣地站在原地盯着她的脸，头晕目眩，呼吸不畅。

唐一隽方才与她接触下来，觉得顾一兮颇有些喜怒不形于色的意味，这会儿，就有些诧异于她的表现。

“一兮？一兮？”

顾一兮尚未反应，倒是时亦欢先一步开了口，道：“我和原来长得不一样是不是？国外的整容技术确实名不虚传，我之前都没有抱多大希望的。”

时亦欢这么说可谓大度，一般演员即便整了容，也不乐意听人提起。

顾一兮对她淡淡一笑，算是打了招呼，转而看向严凉。

室内的光线有些暗，他站在背光的地方，脸上覆着大片的阴影。可顾一兮分明觉得这张脸是那么熟悉，眉目和轮廓，嘴角和下巴，都像是在什么不经意的瞬间见过一样。

严凉头一偏，这回她看清楚了，眉目硬朗，五官分明，比照片上还要好看些，却透着股难以靠近的冷气。

顾一兮见过很多人，大腕导演、知名演员、老辈编剧、多金资方……但没有一个人，是这样的气场。

对，气场。

严凉没有看顾一兮，目光停留在墙壁上挂着的一幅字。

顾一兮便也没有打招呼。

其实刚才进门的瞬间，严凉就已经仔仔细细地打量过顾一兮。她身材偏瘦，套在大大的T恤衫里，显得更瘦。长发随意在头上扎了个团子，露出毫无遮挡的脸，五官淡淡的，没什么特别之处，尤其在这鱼龙混杂的影视圈中，只能算是姿色平平。她敢大胆地看时亦欢，面对自己时却显露出怯怯的回避之态。

她怕他。

有了这点认知，严凉心中有数了。

没关系，他想着，来日方长。

严家的发家史讳莫如深，这一点，整个A城都知道。但是自严凉的父亲接手以来，便有了彻底洗牌的意思，到了严凉手里，更胜从前，以前是房地产和古董，这会儿目光也投到了影视。

严氏投的都是大项目，两部电影投资均过亿，口碑甚好，开年又投了两部电视剧，光《故老时光里》就是六千万的成本。

民国剧用到这个资金量，圈内人士唏嘘不已，纷纷表示此剧百分百要折本。而严氏对此似乎并不在意，大有“爷有的是钱，就是想花”的意思。

顾一兮在房内看完娱乐新闻上的开机仪式，关了电视机，心道：当然花得越多越好，说不定人家做的就是洗钱的生意。

刚打开电脑，就有人敲门，顾一兮一打开，见是制片人钟珩。

此人四十岁上下，面相有些粗狂，顾一兮一见就不喜欢。相由心生，这话她信。

钟珩套近乎道：“一兮啊，这都开机几天了，你怎么老闷在房里？都要发霉了吧？”

顾一兮不说话，只淡淡笑了笑，意思是，有何贵干。

钟珩作为本剧的制片人，到哪儿都是受到殷勤对待的，只这顾一兮，不冷不热的。开机宴她不去，拍摄现场也不去，让生活制片带她出去玩她还是不去，成日只待在自己房里。

钟珩权衡片刻，道：“正之和我也是多年的朋友了，说了要我好好照顾你，你要是闲着无聊，我找人陪你去郊外骑马？”

顾一兮面色不变，依旧那样看着他，心里已经在倒计时。

钟珩道：“好吧好吧，我直说了。导演那边你也知道，精益求精，不考虑成本，但是到我这里就不行了，主任也跟我说了很多次，唐导那拍法，我们的预算早晚会不够。”

剧组的制片人和导演之间，很容易产生矛盾，资方的钱一下去，导演对外得说“这是我拍出的作品”，当然越精品越好。放到制片人那里，就得对资方有交代——我如何用最少的钱给你做出东西来。所以说，导演对艺术把关，制片人对成本把关，前者要花钱，后者要省钱。

只是六千万的投资，何来的钱不够用一说？

顾一兮心中想着，已经写下一行字：“预算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。”

“我就是请你帮个忙。”钟珩道，“导演对你的本子非常满意，一直也是按着你写的在拍。我和主任商量了下，觉得有几场戏可以改改，不是什么重要的戏，改得平常一点，没什么影响，但是能省不少钱。”

顾一兮终于忍不住回他：“六千万的投资，还不够拍的？”

钟珩脸色有些不高兴了：“一兮，我请的什么人，大家都清楚，主演都是大腕，光演员费就花了一半的成本。还有服装、化妆、道具，哪样不是最好的？就连外联，都是我从别的组里抢过来的。”

顾一兮写道：“演员很大腕吗？抱歉，我只写剧本，对演员不太认识。服化道用最好的，相信每个制片人都是这么想的。至于整个制片组，都是你的人，我不多置喙，但是改本子，抱歉，我觉得没有必要。”

钟珩冷笑：“大家在一个组里就是一家人，什么叫你的人我的人？你就非要把制片组和导演组对立起来？我可以明确告诉你，这里只有组里的人，没有制片人的人，或者导演的人。”

这话说得真漂亮，顾一兮几乎都要弯起嘴角给他点赞了。

她再次递上一行字：“看来我们话不投机，那就不多说了。如果是艺术层面的问题，导演会来和我商量，然后再对剧本进行调整。”

顾一兮说完就去关门，气得钟珩几乎要在门外跳脚。

他怒气冲冲地门外喊道：“你不就是个小编剧，信不信我明天就能把你换了！”

顾一兮再也没有理会，兀自开了电脑听歌。

这时候手机响了，来电显示：婴儿。

顾一兮的目光瞬间就温和了，按下接听键，就听到一个奶声奶气的声音传过来：“妈妈，我想你了。”

顾婴，时年六岁，小帅哥一个，顾一兮的宝贝儿子。

“纪叔叔今天给我做了好吃的小熊饼干。我们刚才一起去滑旱冰了，广场上有好多小朋友，我和他们一起玩，叔叔阿姨们都说我可爱。”

顾一兮几乎可以想象，顾婴这会儿，双手抱着电话机坐在沙发上，一会儿看看鱼缸里的小鱼，一会儿摇摇小腿，嘴里还啃着他的小零食。

她不由得笑起来，一脸温柔。

顾婴絮絮叨叨地说着，虽然顾一兮说不了话，没法给他回应，他却也能感觉到，电话机那头的妈妈，此刻一定是很温柔很温柔的。

“妈妈，纪叔叔说你还有好久才能回来，可是我很想你。明天是星期五了，纪叔叔说，上完课他就带我去看你。你要像我一样乖乖的，早睡早起，吃饱穿暖。”

顾一兮真想现在就看到他，抱在怀里捏他的小脸，婴儿真乖。

“妈妈，我要去睡觉了，你也早点休息，我们明天晚上见哦。”

正要挂电话，忽又听顾婴道：“妈妈你等一下，纪叔叔要听电话。”

一会儿，话筒里传来一个温厚的男音：“你那边怎么样？地方好像有些偏远，剧组里人多嘴杂的，多当心点。”

顾一兮安静地听着。

这男人名叫纪唯，家住顾一兮对门，是个热心肠的律师，久而久之和顾一兮母子成了好朋友。顾一兮不在家的时候，都是他帮着照看顾婴。

“好几天了也没给我个信儿，明天我带婴儿去看你。挺晚了，再见。”

挂上电话，不到十秒钟的时间，果然又收到一条短信，是一个亲亲的表

情符号，后面跟了一句：“妈妈我爱你。”

顾一兮给顾婴回了短信，将手机关机，放到枕头下。

有了和钟珩的隔阂，顾一兮当即被归入导演派，具体体现在一些很小的事情上。比如之前生活制片的小助理会每天给她送三餐，现在都得自己下楼去拿；比如原本一直说要带她出去玩的外联制片，现在见到她只当没看见；比如原本成天找她唠嗑的主任，再也不来找她了。

顾一兮落得清静，唐一隽也十分满意眼下的局面，把着艺术关，依旧明着暗着和钟珩争夺每一分制作成本。

顾婴跟着纪唯来了剧组两次，长着张讨人喜欢的脸，逢人都亲热，谁见了都喜欢上去摸一把，一来二去，跟组里的人也熟了。

顾婴最喜欢唐一隽，说他长得帅，又给自己买好吃的。

唐一隽是高兴了，但纪唯怎么看都是一副醋意横生的样子：“我长得比他难看不成？平时里少你吃的了？”

顾婴笑笑，道：“纪唯叔叔是自己人，所以我不夸你了。”

纪唯很受用。

他们偶尔去片场玩，中场休息的时候，唐一隽一把把顾婴抱起来，道：“小家伙，给我串个戏好不好？”

顾婴不明白，问道：“串个戏是什么？”

唐一隽解释道：“就是演戏，让你演漂亮阿姨的儿子。”

顾婴立即否决道：“不要，我是妈妈的儿子。”

“好小子，”唐一隽将他往肩上一扛，道，“演戏而已，都是假的，有小妹妹陪你玩，要不要去？”

顾婴大大方方搂着唐一隽的脖子，一本正经地问道：“小妹妹漂亮吗？”

当下所有人都笑开了，唐一隽刮他的鼻子：“就喜欢漂亮妹妹是不是？长大了一定花心。”

顾一兮将顾婴抱回去，放回凳子上，眼神示意他好好坐着，不要顽皮。

唐一隽继续哄他：“真有两个漂亮的小妹妹，你要不要去演他们的哥哥？”

顾婴眼睛亮亮的，看向顾一兮，问道：“妈妈，可以吗？”

顾一兮摇头。